

姥姥總說：「泥土裏蘊藏著世間無比珍貴的寶物。」年少的我卻不以為然，總覺得不是金銀珠寶，何來的珍貴？直到那個寒冷至極的清晨，我踩着沾着露水的田埂走去，才恍然大悟，原來世間最珍貴的寶物，一直藏在我身邊那不起眼的泥土裏，藏在那姥姥從未說出口的牽掛裏……

姥姥走後的那個冬天格外漫長，病痛夾着思念的痛楚，像潮濕般黏膩纏繞着我的身體，讓我難受得無法呼吸。那天給自己熬藥喝完後，我捧着一碗黑乎乎的藥渣往田埂裏走，那是姥姥生前經常呆的地方。風裏帶着新翻泥土的腥氣，腳下的路還是那條被踩得結實的田埂，路邊的老樹還是那樣屹立不倒，可那個總在田園裏等我回家的身影，卻再也不會出現。

正當我蹲下身倒藥渣的時候，指尖忽然觸到泥土裏一塊溫潤的東西，撥開表層浮土，底下竟埋着早已發黑的藥渣，混在潮濕的泥土裏，隱隱透出一絲若有若無的藥香，那香味熟悉得讓人心頭發緊，像極了姥姥坐在灶台前飄出的味道。我一下子愣住了，眼眶猛然發熱，眼前逐漸模糊，往事如潮水般湧了上來，把我淹沒。

小時候的我體弱多病，導致我三天兩頭就要喝中藥。姥姥總搬個小椅子坐在灶台前，灶台上永遠放着一鍋冒着熱氣的湯藥，手裏也總是攥着把竹扇子，時不時往灶膛裏搨兩下。藥香混合着柴火氣飄出來，鑽進每個房間的角落，連空氣裏都充滿着微苦的暖意。每次熬完，我總是皺着眉把藥喝完，碗底總會剩下些發黑的藥渣。姥姥那時經常端著藥渣往門外走，一把灑在大路邊，看着那來來往往的行人踩過，才悠悠地回家。我趴在門框上瞅着，忍不住問：「姥姥，為啥要把藥渣倒在路上啊？」姥姥用圍裙擦着手，眼角的皺紋堆成一朵花，：「老一輩說，讓路人踩踩，就能把你的病都帶走啦！」我聽着頓時覺得不妥，於是急得直跺腳：「那別人踩到了，不就把我的病帶到他們身上了嗎？這樣不好啊姥姥！」姥姥聽完，甚麼也沒說，只是用那雙佈滿老繭的手摸了摸我的頭。她的手掌很粗糙，掌心帶着做農活留下的硬繭，蹭過我的頭髮時卻輕得像風般划過。那天之後，她再也沒把黑乎乎的藥渣倒在行人來來往往的大路上，而是像憑空消失了一樣，不見所蹤。

直到一個初夏的午後，我趁姥姥不注意，偷偷跟在她身後。她端著藥渣，腳步慢悠悠的，背影在陽光下拉得很長，她就這樣穿過院子，一直往家後的田埂走。田埂上的草長得正旺，她走得很小心，連褲腳被露水打濕也沒在意。直到走到田埂深處那條只有她常走的小路上，她才蹲下身，把藥渣輕輕倒在泥土裏，又用手蓋了層薄土，隨後又在原地慢慢踱了幾步，像是故意踩着那些被泥

土半掩的殘渣。姥姥的背有點駝，走得久了就用手捶捶腰。蟬鳴在耳邊聒噪，可我卻聽得見自己的心跳，一下下撞着胸口。後來我才知道，姥姥那段時間總說關節痛，卻從不讓我媽帶她去看醫生，只是說老毛病，貼貼膏藥就好。現在想來，她哪是「踩藥渣去病」。而是把我的病痛都悄悄地攬到自己身上啊。

回憶到此終止，風又吹過田園，吹起了我額前的碎髮，像之前姥姥摸我的頭一樣輕而柔。遠處的麥苗綠得發亮，田埂邊的野花開得熱鬧，這些都是姥姥生前照顧過得模樣。此刻蹲在泥土前，指尖捻起一點帶着藥香的殘渣，我的身影漸漸與往日姥姥的身影重疊，像是兩條時間線的交匯，此刻共鳴，我忽然就懂了。姥姥的愛細而無聲，卻震耳欲聾。原來她早就把最珍貴的寶藏埋進了這裏，不是金銀，不是珠寶，而是一個老人對孩子沉甸甸的愛，是藏進泥土裏，藏在歲月裏，無聲卻滾燙的牽掛。

我蹲在田埂上，輕輕把新的藥渣埋進土裏，像姥姥曾經做過那樣。泥土很軟，帶着陽光的溫度，彷彿能聽見她溫柔的聲音在耳邊說：「傻孩子，姥姥一直都在，只要你還記得我與你的回憶，便是永遠與你同在。」

我有悟了，原來這世間最珍貴的寶物，從不需要刻意尋找，而是無處不在，它或許就藏進充滿煙火的灶膛裏，或許就藏進田埂的泥土裏，或許就藏進歲月的痕跡裏。而這片埋着藥渣、埋着思念的泥土，早已成我心裏最珍貴的地方，因為那裏藏着姥姥她那一生給我最珍貴的寶物。

姥姥把這份寶物埋進只有她知道的泥土裏，而現在的我似乎挖到了……